

譚星輝著

澹齋集

胡昭華敬題



澹養齋詩鈔序

世變日亟人欲橫決憂時之士咸遺恨於西來權利之說有以中於人心致我國舊有之良善習俗為之蕩滌無存滔滔皆是國將不國已然空穴來風朽木生蛀寔亦我固有文化之衰落不能抵禦外邪之浸淫致三百篇之遺意無法陶淑後生小子之性靈遂使其秉彝日斲元氣日漓而唯侈心肆志於功利之競爭物質之享受吁幾何其不載胥及溺也欲挽頽波其唯文教復興乎癸未秋余出按轄郡道出巫山邑人譚君星輝出示其所著澹養齋詩鈔微序於余夫詩之為教本以自舒一己之天真以漸涵濡於人群而潛移默移其心志以溫柔馴其犷悍之氣以敦厚轉其澆薄之資而民德自歸於醇正其效用有時反出於道齊之上余之努力倡導川東文藝會良以此

耳譚君詩冲淡恬逸自樂其樂自適其適處今日煩辭躁妄之群境
中是亦一劑對症之清涼散也因樂而為之序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仲冬曾德威序

澹養齋詩鈔序

民國三年秋予歸自金陵江津陳鶴皋長慶中師校強襄校事至則識譚君星輝如舊星輝鶴皋前令巫山所賞契士也固風雅亦長綜核今校中資以量出納而庶事大理躬當誅索之衝拮据萬端應之裕如月明之夜桐陰之階猶獨袖吟晉唐人佳句以快其徘徊甚乃大放厥辭高歌聲出金石陶然曠然若不知今世何世者抑何樂也天懷之放達夫豈以時與地易哉行所固然而已久之乃出所作古近體詩一冊示予予數日讀之終喟然曰天下惟真達人為能詩不其信歟自十年來學校之興古人陶淑性情之作不列為科後生小子顯顯於旁行文字及諸所謂新學已渺不識三百篇之遺意歷代沿襲之詩教矣長此以往更歷數十年或百年欲求一風雅之士尚

可得乎此予今日讀星輝之詩而重有所感也星輝之詩之佳予已
評識於各章念當世學子之荒於詩教粗為發其慨焉銅梁彭世融
序

澹養齋詩鈔序

星輝先生我巫偉人也貌清癯有夙慧年十三作中秋對月歌豪放處已逼近太白近則益遽於學每當酒酣耳熱相與放言天下事滔滔不絕有不可一世之概間以餘閒發為詩歌瑰奇幽渺讀之令人意遠顧先生不甚談詩過從時輒復以通經致用相切磨祇以賦性恬淡不顯於時十年來世之知先生者僅乃稱其詩嗟乎以先生之所不屑者知先生其亦先生之不遇也已此余所為手澹養齋詩稿輒不禁讀而感感而悲也然以視余之浪迹半生非吏非隱乃並此而無之不尤滋愧也乎巫山周祚麟序

澹養齋詩鈔

巫山譚世壽星輝

花溪

冲淡閒適

鳥巢兩岸花。人渡一溪水。花氣何馨芬。水色何清美。渡起入樵路。路外烟生樹。行行出疎林。寒鴉飛無數。

八月楊明軒以隨園詩話泛槎圖見寄

覓得圖書遠寄將。傳箋數次費商量。笑僕答報無他物。案上殘詩贈幾章。

名句

別來始覺聚時歡。刮目臨風獨倚欄。何日江頭重換酒。湖山同上小樓看。

一江楓荻譜新秋。簾幙迎風搖畫樓。步出霜階無聊賴。鷺鷥飛滿白。

結有遠神

蘋洲

自○從○別○後○重○添○病○何○日○歸○來○再○闌○詩○愁○煞○山○塘○好○明○月○照○人○雨○地○各○
相○思○

懷周紫穆

氣清志爽
神閒味永
純任自然
無芥羣疾

黃○葉○忽○飛○飛○極○目○雁○南○歸○懷○君○至○日○暮○獨○自○掩○荆○扉○相○別○復○豈○久○相○
晤○終○嫌○稀○搔○首○憶○疇○昔○青○雲○事○已○非○

有晉人風
味

懷○君○君○不○見○坐○看○白○雲○飛○白○雲○隨○風○盡○南○山○冷○翠○微○落○日○歸○野○鳥○暮○
色○散○江○村○呼○童○掃○黃○葉○為○我○敞○高○軒○昔○時○共○君○飲○今○夕○獨○自○傾○金○樽○
空○月○下○誰○能○堪○此○情○

九日登高唐

風○高○重○九○快○登○臨○夢○潯○陽○台○不○可○尋○三○徑○黃○花○攔○客○路○半○林○紅○葉○識○

秋心長江流共巴山遠。翠竹遙封楚殿深。一世繁華千載恨。只堪憑眺何堪吟。

更從何處覓仙源。小住禪關意冷然。暮雨滿城清入夜。秋楓一路碧連天。廟才空。身昇平世閒。眼還多山水緣。待到向長婚嫁了。芒鞋踏遍五嶽煙。

峯崇寺

幾座如來相。巍然古寺中。禪機聽鳥弄。畫筆愛僧工。老樹參天碧。雲滿地紅。斜陽知送客。掩映楚王宮。

懷何宜亭

清遊偶至東山東。一別音書無路通。十二峯頭尋舊夢。三千里外憶高風。臥廬不起。河山老撫劍長吟。天地空。淡蕩胸襟儒雅度。幾番憑

霽月明中

病中戲作

自笑朝陽似落暉。幾經殘病目光微。西風吹起梧桐葉。誤作長天一雁飛。

參苓調劑費經營。減却閒吟無限情。為鎮禪心偶跌坐。松梢月上一窗明。

和蘇少春客次遇雨

圖書都伴行囊橫。好學渾忘技已精。一夜吟聲一夜雨。教人聽去不分明。

送凌玉藩有序

玉藩家本滇南。宦遊巫峽。與余數辰夕。共切磋焉。忘年友甚。

相得也。乃聚鵲峰頭。將結詩社。而消魂橋上。忽聽驪歌。感日月之易逝。悵良友之難逢。長江一帶。別淚千行。因知詩尚未工。無如情難自己。聊賦長歌。藉傾積懷。此日送君南浦。不勝

雲樹之思。何年剪燭西窗。再續琴書之會。

情真語率

不恨逢君遲。但恨別君早。幾次泛湖。幾登山。許多詩債。猶未了。君性何洒落。如對霽月好。君詩何幽遠。如入山陰道。青蓮自昔服崔公。黃金還應鑄賈島。一旦打槩去。天涯江上茫茫白。日斜我且為君奏橫笛。吹斷白雲落窗紗。後會雖有知幾時。滿目春水綠差差。飲罷難轉日。欲下折贈橋頭柳一枝。

贈張復初

羅浮嶺上萬枝春。百首新詩證夙因。我恰憐君清瘦樣。合從此樹認

前身復初有梅詩百首

清懷到處縱遊觀。雲水天涯一釣竿。此去烟巒更入勝。兩邊排着待君看。

瞿塘峽

孰謂青天遠。青天猶能往。孰謂秦山高。秦岳終能上。君試望望巫峯。奇怪出叢雜。千萬丈。羊腸百八盤。步步轉不已。分明蒼蒼如有意。有。意。將。人。裹。入。山。阿。裏。山。阿。山。路。太。崎。嶇。不。能。容。車。僅。容。趾。行。人。側。身。作。蛇。行。直。上。虛。無。惟。恐。死。巉。岩。聳。列。束。江。濤。到。此。誰。不。嘆。觀。止。那。知。天。心。尚。欲。逞。絕。技。更。將。無。數。奇。峰。巖。空。起。若。行。若。卧。若。偃。偃。如。華。如。林。如。峭。壁。有。如。將。軍。築。長。圍。劍。戟。森。森。排。屯。壘。又。如。詩。家。有。心。作。峭。拔。絕。地。通。天。廷。談。詭。怪。松。栲。栳。欲。搏。人。灑。瀕。躡。盤。疑。踞。虎。碧。流。曲。折。

新神如空
行氣如虹

橫空盤碩
語

一線通蕩激萬馬鳴江浦。魑魍魎出沒於其間。猿鶴乳蟻悲號於
其底。篙工放船入魚腹。帆楫飄然若機勢。不見舟。但聞櫓。絕磴壓孤
蓬。喘息將身俯。毒瘴彌長空。不敢氣吞吐。有時山靈發。長風俄行雲。
令俄行雨。有時潛蛟忽。嘯怒直欲翻出駭。浪驚沙舞上樹噫。噫我本
壯胆。人見此也覺色然驚。但憶大禹閼後尚如此。不知未聞以前更
作如何地。棘而天荆。蜀道難。蜀道難。撫匣劍。空長歎。一聲猿喚淚如
綆。搔首四顧。心胆寒吁嗟乎。君不見磊磊英雄投袂起。世路坎坷率
類此。何時如願乘長風。直破巨浪千萬里。

西湖謁于少保祠

靈祠謁罷夕陽斜。鳥盡弓藏事可嗟。少保倘非忠報國。上皇未必老
還家。歸魂應倚湖心月。弔古愁聽渡口鴉。一腔熱血何處灑。秋來紅

通六橋花

厭聽

厭聽人說古人高。何時人世無英豪。賈生有命不終屈。定駕風雲馭

六鰲

喜笑怒罵別有故。我輩莫為詩書誤。滿腔憂國憂民思。獨立斜陽向誰訴。

悲壯蒼涼

春日遣興

無邊山色自清華。五色仙雲映淺沙。雨過黃鶯歌玉樹。夢回紅日上窗紗。代傳春信風鳴竹。預兆年豐雪散花。與爾消寒一作會。瓊樓高處共吹簫。

一曲清歌慶太平。年華虛度自心驚。愧無著述爭千古。苦被詩書管

一結最風
韻義整藉

半。生。花。影。搖。紅。春。氣。暖。桐。階。漾。綠。午。陰。清。捲。簾。放。得。青。山。入。對。我。終。
朝。醉。不。醒。

平。章。風。月。自。年。年。閒。倚。匡。牀。水。竹。邊。應。俗。都。緣。書。讀。少。累。深。只。為。世。
情。牽。擬。從。和。靖。作。歸。隱。懶。向。維。摩。去。問。禪。滿。地。落。花。人。未。起。黃。粱。夢。
穩。雨。餘。天。

圖。書。四。壁。曲。江。濱。安。置。烟。雲。供。養。身。石。徑。飛。花。風。掃。地。夕。陽。在。水。桃。
驕。入。天。教。彭。澤。襟。懷。澹。自。信。盧。山。面。目。真。一。度。流。觴。一。俯。仰。芳。園。猶。
是。永。和。春。

消夏雜歌

槐。階。蔭。碧。日。初。長。幾。度。呼。舟。泛。夕。陽。四。面。柳。花。飛。不。盡。滿。腔。愁。思。對。
風。橋。

秧針一片曉煙披。水漲長堤綠意滋。底事平岑看不見。斷橋西去雨絲絲。

玉簫吹斷晚涼天。日落前溪起暮煙。兒女倚欄。忽笑語青蜓飛上藕花巔。

鎮日清吟興不孤。舉頭新月在高梧。銀燈明處書窗啟。四壁雲山入畫圖。

無端舊雨過疎林。愛我泉清足洗心。蒲酒一甌棋一局。與君閒話到山陰。

榴花紅處水西流。雨過溪山著乍收。閒倚北窗高卧久。渾忘人世有春秋。

荒郊

樵唱疏林東流泉若相答荒郊闌無人雲上前山塔

白梅詩為友人題畫

憐渠冰雪好容顏風韻獨饒水石間為比羣花多傲骨天教清冷臥孤山

過故人宅

信步隨人去林園望欲迷溪流門左右雲臥鳩東西有樹皆春色聞聲但鳥啼邇來吟未了渡口夕陽低

瘦門題壁

輕帆小泊瞿塘東步出沙汀望眼空遠浦浪翻千尺雪長峽秋鎖一江楓武侯祠畔香山草白帝城邊走釣翁我來感時兼弔古幾行涕淚灑西風

宿紅蘭山館題贈即以留別

宿聞庾信賦林園特訪高人到野村。六尺長橋紅印水。一株弱柳綠當門。

繞屋高低百頃田。平湖秋水碧於烟。主人邀向船頭去。穿出斜陽歌采蓮。

兩年此地度中秋。也復委心任去留。明月有情應笑我。慣從物外作風流。

半庭春色草淒淒。雪滿梁園客去遲。指點綠楊君記取。此花開是再來時。

興勝時齋潘輔之成荇洲柳谷小集即席賦七律一章

漁歌一片足幽聽。風送茶煙入後庭。細草自連牆背綠。遠山遙作佛

頭○青○探○春○履○溼○花○間○露○小○飲○涼○生○水○上○萍○滿○地○斜○陽○千○頃○浪○聯○吟○直○
到○湖○心○亭○

自笑

自○笑○巖○樓○士○年○來○但○苦○吟○無○弦○琴○掛○壁○有○酒○客○題○襟○放○鶴○青○天○外○難○
書○綠○竹○陰○吾○生○真○可○樂○莫○動○出○山○心○

中秋對月

今○夜○明○月○惟○我○有○引○吭○高○歌○詩○百○首○詩○境○與○月○共○澄○清○秋○風○謖○謖○生○
戶○牖○對○月○有○所○思○熬○髯○危○坐○久○小○園○敞○高○扉○不○速○客○某○某○賞○月○一○枝○
笛○酬○月○一○樽○酒○桂○發○牆○東○花○露○滴○池○西○藕○客○起○向○我○言○一○事○君○知○否○
終○古○最○是○月○無○情○照○人○昏○迷○照○人○醒○迷○者○醒○者○同○歸○盡○皓○月○依○舊○碧○
空○明○此○月○仍○係○李○白○杜○甫○所○見○之○明○月○月○兮○月○兮○猶○高○樹○不○信○李○杜○

飛鶴響遠
音

已○塵○主○憶○當○昔○人○對○月○時○安○知○我○與○爾○今○日○重○與○月○作○主○我○聞○客○
言○良○慨○然○把○劍○四○顧○心○惓惓○丈○夫○意○氣○百○千○丈○淮○風○楚○雨○自○年○年○但○
看○月○影○時○盈○缺○不○怪○人○事○常○變○遷○吁○嗟○乎○與○爾○且○進○今○宵○酒○放○開○醉○
眼○看○不○盡○桑○田○變○滄○海○滄○海○變○桑○田○

遊白帝城經觀音洞小憩

我○乘○一○葉○舟○來○作○白○帝○遊○石○室○偶○息○足○塵○思○一○齊○收○炊○烟○增○暮○色○老○
樹○微○深○秋○未○要○談○遺○事○漁○歌○古○渡○頭○

白帝城有序

甲寅之夏襄學夔州倏倏五閱月觀窗外老樹忽作深秋色
歲序迭更潦倒依舊空拳徒奮惓惓予懷適客有邀作白帝
遊者把酒狂歌聊澆魂磊醉後揮數行墨著僧壁以誌鴻雪

兼寄慨焉

弔古。輒悲歌。進入感慨多。亭台新草木。風雨舊山河。地僻秋先老。城高水不波。雄圖餘故址。銅狄幾摩挲。

有感

新詩空自譜無雙。涼月如烟照短缸。誰解夜深慰寂寞。梧桐影上讀書窗。

呈陳鶴皋有序

鶴皋勸分吟畧究心。用世學余竊是之。不圖日來結習難忘。又復誦聲大作對校事。時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始悟人生一有偏嗜。必將浸淫而不能自己。賦詩言志。自不覺其辭之辯爾。

放懷風月幾春秋。笑我身如不繫舟。流水行雲逐處好。班超何用覓封侯。

同曾省三攝影

人世消魂是別離。好從紙上留鬚眉。任教雁影分飛日。總見銜盃共話時。

把酒聯吟詩百篇。書生風度自翩翩。何日侯封三萬戶。同君一路到凌烟。

月夜同彭訪陶散步河干

滿天月色滿江風。滿眼漁燈水上紅。雲淨暮山寒欲化。夜闌疏靄遠橫空。千秋事業應無我。四海交賴有公底。事催人歸去早。開元寺裡一聲鐘。

巫山八景

甯河晚渡

欲瞻神女祠。盈盈隔一水。水清見鬚眉。舟行入鏡裏。樵歸晚渡喧。日斜暮烟起。榜人笑且呼。月上東山矣。

清溪漁釣

溪上竹數竿。竹上峰八九。溪水曲且清。時見魚游走。偶然風動竹。偃偻如釣叟。戲問所釣魚。竹惟點點首。

陽台暮雨

西上陽台山。禪關饒爽氣。日暮雨濛濛。竹樹益崇蔚。宋玉賦高唐。諷詞別有謂。遙喚楚襄王。迷夢醒也未。

澄潭秋月

河○干○有○清○潭○。秋○來○澄○如○鏡○。涼○月○上○。瑩○簇○潭○影○與○輝○。映○徹○上○。徹○下○間○空○。
明○悟○佛○性○坐○對○到○深○宵○。禪○心○為○之○淨○。

秀峰禪刹

禪○刹○餘○故○址○。秀○峰○只○青○山○。惟○見○數○僧○塔○。矗○立○榛○莽○間○。斜○陽○屋○半○角○。甯○
河○水○一○灣○。閒○尋○諸○野○老○。憑○弔○話○當○年○。

女觀貞石

山○以○女○觀○名○。芳○躅○足○欽○挹○。相○傳○婦○望○夫○。化○石○此○間○立○。宛○如○訴○相○思○。歡○
會○阻○原○隰○。一○到○秋○雨○深○。終○宵○輒○飲○泣○。

夕陽返照

巫○字○山○如○屏○。凌○空○勢○峭○拔○。薄○暮○雲○雨○開○。瑞○靄○青○入○闥○。紅○日○既○西○沈○。羣○
峰○似○墨○潑○。忽○驚○懸○崖○巔○。斜○陽○又○一○抹○。

南陵春曉

南陵千寺高。朝霞鑿石壁。古寺雞先鳴。江城猶靜寂。日出宿霧消。眉
黛看。盡。歷。春。痕。一。萬。重。蒼。翠。如。欲。滴。

澹養齋筆記序

星甫先生名其所居之齋曰澹養蓋取諸葛淡泊明志之語以自寄其遠懷也先生敏而好學擅長詩古文沈浸於唐宋諸大家能造其堂而躋其轍敦風誼重然諾治事尤精覈每過從談輒竟日上下古今議論風發其氣局迥非尋常流輩所及也先生固有澹養齋詩鈔印行已久甲申冬復出所作筆記囑為點訂見其融貫經史神解超超紀物述事極曲折紆餘之致往復尋繹信為必傳之作近雖驚老而著述不輟暇輒與田夫野老為伍頽然自放蓼汀鶯興之間吟嘯意得翛然忘返覺魏晉諸賢去人尚未遠也間嘗謂天之生才原期濟世乃往往用不必才才不必用致學識優裕如先生者終於遜世無問徒以言顯亦豈先生之本懷也哉此余所為搔首向天而感喟

欲絕者矣余之譎陋何足勝校勘之任第晨夕沾接相知較深故樂為排比付印而慚然以余言為之先焉巫山周亮采序

澹養齋筆記

巫山譚世壽星甫原號星輝

禹疏九河見之經傳當為確鑿之事實然據現時見聞以證之亦多疑不能明之處九河流域至為遼遠初疏導時尚需長時間之相度規畫往復測勘即云縣時已具雛形然以如此極廣闊極艱鉅之工程在交通阻塞器械笨拙之上古時代而謂能於區區之八九年間疏鑿完竣誰其信之即以我巫山小河又名甯河以源出大甯得名內三峽例之此猶不過長江上游之一小支流耳在現時代估計之即用國家全力經營亦決非八九年所能疏鑿況九河之大百千倍於巫山之小河與後人不得其解或竟以神工鬼斧目之然歟否歟非淺識者所能推測矣

巫山小河即甯河流域能行小船處不過四百餘里而三峽斷斷續續約占二百里峽中風景與巫山大峽壁夔峽巴峽迥殊巉岩峭壁清泉奇樹路轉峰迴曲深曲折其間山巖最高最窄處非正午不見日光陰森之氣駭人心目其尤奇者峽之北岸在秋冬水小時距河約十丈石壁上偏鑿方孔孔大約一方尺深一尺每孔相距約八尺工作極為精細上下錯落作兩層平行沿甯河迤邐二百餘里凡有石壁處皆有之大小相等合觀之作三角形竟不知在何朝代修鑿鑿此有何用處或云即古人戰爭時所用之棧道也亦未知是否

夔峽中有所謂孟梁梯者石壁上方孔與甯河石壁方孔其式相同不過甯河石孔在山麓係平線上下參錯作兩層夔峽石孔則起於山半如之字式曲折至山頂之不同耳亦不知鑿於何時何人在懸

唯萬仞上如何施工鑿此有何用處古人之事因年湮代遠而弗可
深改者類如此矣

孔子學說在當時既不能行迄今數千年亦難盡見之實施豈人性
果惡不辨真理與平心論之孔子之教亦間有不完之處孔教缺點
首在不講謀生如君子憂道不憂貧食勿求飽回也其底乎屢空君
子固窮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賢哉回也在陋巷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等語皆以吾道可樂甘
心窮餓為垂教之主旨以致其門人有衣赭緼袍者甕牖繩樞者捉
襟見肘納履絕踵者表現種種苦寒狀態惟端木子貢起而貨殖致
有肥馬輕裘之奉而孔子則遽加以賜不受命極嚴厲而惡劣之評
判雖其間亦有因人而異因時而異之語然立教之旨似不免稍涉

偏陂矣宜乎其陽春白雪調高和寡也余嚮為服膺孔子者非敢作
謗誹語也竊願以私心所惑疑質之當今之研精孔教者

曾省三名學孔梁山人少為川東師範校高材生民國二年同在夔
中校裏辦學務與余交最摯省三研精小學極有心得古文學龔定
菴頗饒奇氣不肯作詩而酷愛余詩許為作澹養齋詩序一日余戲
以一簡促之曰省三老弟足下賜序何時脫稿僕情同望歲歷時數
月何竟愒然置之也鄙詩原不足當尊序祇以彼此志同道合欲藉
數行將此段款款深情表暴千秋耳足下倘有意乎包茅不供敢與
問罪之師一笑省三於得信之次日即將所作詩序走伴馳送文頗
雅潔有歐曾遺意惜別後不數年竟蘭摧玉折遽歸道山迨余重印
詩稿時擬加此序於卷首竟徧索其稿不可得嗚呼省三不負余也

余其負省三矣悲夫

省三在夔校時其眷屬則僑居萬縣暑假邀余赴萬遊歷至始知其寓居太白岩後譚家花園園中蘭蕙百餘盆極為蕃盛余向園主人乞得兩盆攜歸分植庭前次年小盆內突出一箭上下三苞其中一苞竟開重台為瓣凡九香異常蕙親友來觀者咸驚為祥瑞惜當日未能對攝一影留作紀念特筆之以誌草木之異

剛毅為成事要素然亦有不盡然者滿清當光緒中葉時創建京漢鐵路主其事者在京為醇王載灃武漢則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張於規畫之初召集僚屬會議有慮黃河為梗者張擬建鉄橋以濟電商載灃復電中有縱令成功與否難預必然存此精衛填海之心亦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腸等語其強毅剛斷溢於言表卒以

內外一心完成大業繼因澧子宣統嗣位澧為攝政百官總已權傾一時暨川路事起川民拒絕收川漢鐵路為國有載澧以現代文明國家凡鐵路幹綫例應國營嚴旨駁斥相持數月不肯絲毫通融益以親貴專政賄賂公行以此大失人心迨武漢起義各省亦先後獨立卒致覆亡聞載澧為人儉樸質實英明有為為滿員中不可多得之人才乃前以剛毅成事後以剛毅覆事為過為功頗難評判或一姓之興亡亦數之所定非人力所得推挽與

孟子謂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彭善闡惡崇輿論也然輿論亦有不可盡憑者以近事論之曾國藩之督直隸也以天津教案宜督駐天津辦理稍柔一時津人大譁群至湖南會館將曾之匾對拉雜摧燒呼曾為賣國賊筆伐口誅舉國欲殺事定後曾與人書有內疚神

明外慚清議深自引咎之語眾口鑠金無術申辯也李鴻章當退出總理衙門後海內上自士大夫下至販夫走卒愚夫愚婦莫不異口同聲呼為漢奸北京至有楊三已死無蘇旦李二先生是漢奸之謔語曾李在當時若衡以孟語已十死矣梁啟超李鴻章傳有曰蓋棺論定世固有蓋棺數十年而論猶未定者語極透闢蓋不知此固不足知人論世也

自來大英雄豪傑之出未有不受謗辭者因其所言所行迥異常人異則謗興矣即諺所云見駝駱謂馬瘡背也孔子為中國聖人馨香俎豆萬類同欽而在當時則到處受奚落遭疾視如儀封人晨門長沮桀溺楚狂接輿文人等無不冷譏熱諷視為怪物甚至桓魋竟以白刃相讐欲得而甘心焉夫以孔子之溫良恭儉為聖之時何至乘

此意外之橫逆袁簡齋先生詩曰天下歸仁理自超誰知此柄也難操諸侯主幣爭相聘一個桓魁手握刀語至沈痛惟聖人之涉世尚如此荆棘橫生其他無名之英雄其顛倒於庸眾人之口而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以致湮沒不彰者不知凡幾其亦可悲也矣

滿清中葉以後宦場中之鬼蜮情形官場現形記已如禹鼎鑄姦窮形盡相矣然其間流傳俗語又有所謂前官紅人後官仇人之說余未歷宦場不解所謂也不謂有清一代帝統遞嬗之際亦均現此種仇視舊臣之事如順治之對多爾袞康熙之對鰲拜雍正之對隆科多年羹堯乾隆之對張廷玉嘉慶之對和珅咸豐之對穆彰阿同治之對肅順端華宣統之對袁世凱諸王大臣或為懿親貴胄或為顧命元勳一遇舊主賓天新君嗣統則或逐或殺率皆循此故轍豈不大

可怪與總之專制時代之賞罰半憑君主一人之喜怒無一定是非也其間惟道光光緒兩朝改元時無大賞罰然光緒仍由慈禧訓政無前後新舊之別實則僅道光一朝無之而已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善讀書者不可不深味此言也書之不可盡信者不僅在稗官野史私家著述即國家正史藏之皇城共推為一代鉅製之史記其不可盡信處亦宜加以擇別如留侯世家曰倉海君曰力士曰圯上老人曰赤松子曰黃石公皆不著姓名以成其虛無飄渺之文章又如曹相國世家曰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即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乃請參遊園中幸召按之參反取酒張坐飲

亦歌呼與相應和等語皆描寫太過去本不甚遠作者只假文章不顧事實遂不覺至是耳正史如此其他曲巷委閭之記載風雲露月之詞華尚足深校乎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誠有慨乎其言之矣

諸葛亮人格高尚為三代下第一人然平生所致力乃在謹慎二字曾國藩功蓋寰區為近世史中所罕見然集中所自述乃在踏實地步一點世之景仰二賢者莫不豔羨其人物之偉大事功之彪炳以為必有超人之見地特殊之素養而不知兩賢之所兢兢自持者則在極庸常之困勉工夫嗚呼有志於天下者當知所從事矣

梁啟超論自由曰勿為古人之奴隸謂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尚矣然我國之學術思想攷之歷史則有特殊之點如

左邱明之文社子美之詩王羲之之字皆登峰造極曷乎莫尚後之
談文談詩談書法者雖悉心探討終莫能破其藩籬孟子之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亦同此慨以世界演進凡事皆後勝於前之
理衡之誠有百思之不得其解者噫異已

冬日午飯後携二三幼孫河干散步見菰俗呼白菜畦萬畝皆生氣
勃勃一碧無際至足觀也然諦審之則桑桑皆南向絕少向北者蓋
即科學家所謂凡生物皆有向光性也

文經武緯今古豔稱乃曹操曹丕父子皆兼而有之曹彰曹植弟兄
亦分而有之曹氏以攘奪漢業毀操莽並稱久為談歷史者所唾棄
然人才之盛萃於一門阿瞞阿瞞亦有足以自豪者矣

談命相者謂禍福皆數定談風鑑者謂禍福皆人為如果數定也人

何能為如果人為也數何能定通於此不通於彼通於彼不通於此紛紜糾葛至為矛盾原無評論之價值然徵之往昔談相術者自左氏以降數千年歷史連篇累牘稱述實多近世紀曉嵐曾滌生皆學識充裕亦不廢命相風鑑之說見閱微草堂暨曾文正家書或見仁見知各有會心余不敢以門外漢作解人語矣

古謂對上等人談義理對中下人談因果因因果之說可補國家政教所不逮其功用亦有不可沒者第一國中知識份子占少數而中下人占多數故因果之說常足以含蓋義理而有左右社會之勢力極其弊也每至流入神怪或轉足以亂天下值茲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民智日開一切迷信之說有不攻自破者矣

喜怒時之言行最宜注意蓋人之言行喜怒足以變易之使失其常

也苟能懷思明辨以理制情或亦寡无寡悔之一助與

王源序南山集子遺錄有云小人私而君子未必公使不肖者藉口而賢才不得盡其用此明之所以亡也嗚呼明末之禍烈矣求其癥痼所在則言人人殊及詳按之而後歎王源之言為不可廢也魏閻馬阮輩固禍首矣然引春秋責備賢者之例對當時東林復社諸君子似亦不能無遺憾也使咸能去門戶除意見惟以國家為前提未嘗不可補救於萬一殷鑑不遠世之號稱名流者當慎自檢點勿徒責望於小人也

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原君篇曰後之為人君者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大

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縻固扁鵲一人之智力不足勝天下欲得者之眾也在清初開國君權極盛時梨洲乃敢毫無忌諱大言炎炎開三百年後推翻君主專制之先聲誠我國歷史上之鳳毛麟角為漢族男兒增輝不少也

讀書所以明理通經所以致用若不能明理不能致用則雖讀遍萬卷徒增其糾葛頑固之謬見耳世間安用此無數字籠式之腐儒為哉程子謂多讀書為玩物喪志或亦有所見而云然

養生之法分動靜兩途孔之定靜孟之存養即靜養之說也今之體操毬賽即動養之說也然我國華院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亦早發明動養之理特不如現在新法之完美可通行全國之人耳

飲冰室文集謂共學與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羣者所不可不

兢兢也當其共學也境遇同志起同思想同言論同群居無猜謂將攜手以易天下及一旦出而共事則各人有各人之性質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實際交涉則意見必不能盡同手段必不能盡同始而相規繼而相爭繼而相怨終而相仇者往往然矣諺亦有之相見好同住難在家庭父子兄弟夫婦間尚有然而朋友又其甚者也於斯時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責善而無分離觀曾文正與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歷史可以知其故矣云云余閱世既久讀任公之言而不勝其感喟焉所謂一班知識份子難於合群尚如此其全無理致徒逞意氣者又何多論焉何多責焉至更推及其次寬之則事不舉嚴之則怨日深非親歷者不能備悉此中甘苦也王陽明拔本塞源論有日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

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詞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蓋至今而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吾輩好以記誦詞章相尚讀此格言當深自警惕痛下一番檢察工夫庶或免於予王子之訶乎

芸芸平等之英雄多而後特殊之英雄出焉古今來大功之成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達也陳壽三國志對赤壁却敵事稱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尚矣然當時若非得劉備諸葛之協助程普黃蓋等之共同努力其能否抗此十倍之大敵尚未可量也譬猶盟也必類類皆賊而後大賊乃成天下事大抵皆然赤壁之役其偶焉者耳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

已矣以孔子之聖尚不辭此卑微之職於以知人之任事在能否舉其職耳固不必斤斤於階級也彼不善觀人者或不論才德而徒較量於祿位之高下其可鄙孰甚焉

余居常以論文深刻屢失朋友之歡實則文藝末務耳行有餘力學之可耳我輩生天地間應以進德修業有益於國家社會方為不負顧咕嚕窮年期作一經生已耶鄭板橋謂區區以筆墨供人玩好為俗事可謂知言俯仰今昔容當戒之

憂樂何常以為憂則憂以為樂則樂矣謂余不信請舉兩事以証之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可憂而樂也明崇禎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夙夜憂勤常面有淚痕此可樂而憂也由是觀之人亦何必為境遇之奴隸哉亦第改正其心理馬可耳

孟子嘗楊墨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朱晦菴謂蘇氏之學足以亂天下皆措詞過當有文人相輕氣習聖賢議論尚不免恚氣用事下此者更何望焉甚矣知人論世之難也

士之虛驕者惟知以罵人為快事既罵帝王復罵聖賢既罵守舊復罵維新儼若古今人無一不當罵者問其作用無有也問其目的無有也惟恚氣用事已是人非豈地指天徒快口舌而已梁任公中國魂訶旁觀笑罵派文字平正通達八面瑩徹如禪宗之一棒一喝發人深省茲為節錄於左試平心靜氣一雖誦之或亦有所觀感焉未可知也

四曰笑罵派「」暮既罵維新亦罵守舊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

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多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已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揶揄此最巧黠之術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中墨譬之孤舟遇風於大洋彼輩罵雨罵風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顧眙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胡寄塵怪話載說部序言八篇其用筆變化無端雲誦波詭文章遊戲至為奇觀茲錄其二以資省覽其序虞初近志曰作文讀文皆出於不得已也故我不欲作而手不得不作是真作者我不欲讀而口不得不讀是真讀者古來奇人異事與文人何涉而文人輒喜記之

文人記之與他人又何涉而他入輒喜讀之讀之不已又從而蒐輯之點校刊布之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不知其何心也湯臨川點校虞初志已多事矣山來又嫌其未足而輯新志醒愚尤嫌其未足而輯續志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夫吾亦不知其何心吾又從而輯近志吾亦不知吾何心也吾自問之還自答曰蓋出於不得已也然則鄭醒愚張山來湯臨川皆出於不得已也吾與彼數人不得不輯而輯之世有不得不讀者其讀之編者自序其序黨痕劍影錄曰古今無量書書必有序此通例也序非己為之則人為之此通例也人為之譽之每過其實己為之又謙而無當此又通例也吾草此書成欲為之序不能逃第一例己自為之不能逃第二例及第三例然則如之何其為無序庶乎可遂以無序

者為之序或曰此無序者非即序也耶曰似也然而未盡然也子不見吾書乎曰然曰創物也曰痕曰影物之痕之影也物之痕之影似有而無也即吾之書似有而無也似有而無雖謂之無可也吾書謂之無可也吾序謂之無亦可也則此序也者子謂之非即序也耶吾謂之非即無序也耶故仍以無序者為之序庶逃乎通例之外也

梁晉竹兩般秋雨盒載無題詩七律十六首超超空行神遊象外細玩之可悟無中生有之法茲錄二首以見一斑巫雲只在第三峰從此蓬山一萬重細雨階前開芍藥輕雷塘外見芙蓉惱公裁句詩情幻歸妹占交易兆凶好倩秋鴻傳信息青箋紅淚一齊封回首桃源路已差空將餘恨譜紅牙多情惜別憐芳草有淚無名哭落花半闕新詞金縷曲一條心事玉鈎斜幽懷欲寫終難寫惆悵江天日暮霞

評論詩文各有眼光去取殊不一致即以拙作花溪五古論之其起句鳥巢兩岸花入渡一溪水校勘者皆無甚評譌獨桂署丹先生對入渡一溪水句旁註中唐人佳句五字是否過譽殊不可知然嗜好各殊則信而有徵也

樂府集巫山高為漢鏡歌名樂府解題曰古辭言江淮水深無梁可渡臨流遠望思歸而已若齊王融想像巫山高苑雲巫山高不極雜以陽台神女之事與古辭意異余按鏡歌單樂也今存漢鏡歌十八曲如戰城南等篇均是

西溪叢話宋玉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辭源謂神女賦序言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

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云云後人謂序中玉字當作王字當作玉乃與下文語意吻合余嘗謂宋玉此賦原託辭以諷楚襄王凡所云云率寓言耳固不必以詞害意也後人多為詩文斷斷焉為神女辯誣似轉落呆相

方圓二形人盡識之然世竟別有方圓非一般人公認之方圓究不得不謂之方圓者以書法論最尚方正然試取窗櫺一格作口字書家不許可也以人之頭部論最宜圓滿然試取西瓜一枚當頭顧相者所否認也蓋字之方頭之圓固自有所謂方圓大異乎尋常之所謂方圓矣宇宙事理類此者頗多要在人之慧觀耳余有閒思物理心常活愛聽泉聲耳亦清之句上語即指此也

大地河山佛氏竟以為泡影蓋以宇宙萬事皆空也此等理想為儒

者所弗尚然當名利之場拂鬱之際用以作清解藥品實大有益於人生也

民國七年春余以事至邑之東區三滙鋪時滇軍王營長駐防斯地營副黃君書記李君皆一見如舊相識盤桓累月臨別綴七絕五首周蓮舫先生見之謂其間尚有可存者茲錄三首風知羣季盡名流襖事偏從虎帳修幾度雲山同走馬丹楓無際又新秋說鬼評羹笑語頻連朝梅雨濕重茵天公也似多情甚代為將軍留故人唱罷陽關落日遲流鶯啼斷綠楊枝漢池春水已山月添入悠悠萬里思長予克清資質尚不魯鈍惜少年以病廢學涉獵岐黃亦畧有心得間學韻語以聞怨別君楊柳又飛花寂寞深閨月影斜是孰夜深吟玉笛聲聲先到女兒家又斷句畫意隨秋淡書聲入夜涼為邑前輩

所激賞因憶生平斷句未經存稿強半遺忘所能記者僅竹瘦知風
早樓高得月多最好巫城春二月梨花白遍隔江山閒伴白雲出岫
去醉邀明月上窗來

或云有大福澤者必有大精神余謂學問之道亦然文章佳處評者
輒曰精力彌滿曰精神聚會處可見文章為精神之表現非有大精
神不能作大文章也古人有江淹才盡之說非才之盡也特年力就
衰精神退化耳

宋孝在朝則洛蜀分黨在野則朱陸異同相爭者皆賢人所爭者亦
細微其初不過一時之意氣不肯相下結果則愈演愈烈勢同水火
以致互相傾陷禍延國家嗚呼聞意見之毒豈不甚於洪水猛獸哉
武三思之言曰吾不解世間何者為善人何者為惡人但與吾善者

為善人與吾惡者為惡人以余觀之豈獨三思為然哉世之徒執人
我之見而不知以理自克者皆武三思之流亞也讀聖賢書所學尚
事顧甘自儕於權奸之行逕耶後之君子當借鑒往事而知所戒懼
已

巫山十二峰以望霞為最勝王壬秋湘綺樓文集所謂巫山天岫山
馮達夫高小地理教科書所謂巫峽神女峰實則十二峰內並無此
等名稱大略皆指望霞而言峰在巫城下游青石北岸壁立千尋峰
頂危石宛如美人側立作遠眺狀真秀絕奇絕之名山也恨不能飛
登峰頂携謝朓驚人句搔首問青天耳

治城對山壁立如屏略似巫字昔年曾一度見其上半偏東南角方
面遍山皆明如萬頃破碎玻瓈大小錯雜光映遠近移時始沒頗為

并觀于丹徒先生南陵春曉詩序亦畧及之惟不甚詳耳大抵在夏秋年末時雨後日出乃有此景不常見也

巫山治城外東井後於民國二十六年發現古墓一塚墓內有小碑一方文曰大宋寶文閣學士光祿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文安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威章紹興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卯時葬等語查江州即今九江琵琶行所謂江州司馬青衫濕是也紹興為宋高宗年號距民國紀元前七八一年惟感之行誼暨因何故葬巫暇當詳攷宋史或可得其崖略爾

己卯庚辰間余避難東鄉僦居農家以夜讀礙農人安眠大有古人催租敗興之苦因憶閭微草堂紀曉嵐遇孤仙詩草草移家偶過君一樓上下且平分耽詩自是書生癖徹夜吟哦莫厭聞雜誦數四為

之失笑

明日即次日指未來之日也古人明日黃花之說竟以明日作往日殊不可解

方鑿圓枘故不相入今人去方圓二字專用鑿枘謂為不相入殊不可解

古人尚右故史稱天子終右之人臣降調謂為左遷近人筵席間又忽尚左殊不可解戴籍內類此者頗多茲畧舉數則於此

親串中有老媼年至九十餘當六十歲時左眉上抽一毫長至尺許惡其擾也剪之拔之輒復出無可如何乃挽於髻內古人眉壽之說其信然與佛家之長眉仙或亦不盡屬子虛也

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聖賢慮其縱以殞身也苦口婆心千言

萬語教人以節之蜜之彼之文人乃喪心病狂故為誹謗縱欲之言
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名教之罪人人類之蠱賊而已

古謂人勞則善心生逸則淫心生又驕奢淫逸皆從逸字起可見人
生無論為國家為社會為家庭為身心皆須以習勞為先務彼世之
徒抱享樂主義者可以悟矣

大學之格物致知總在求一明字人果能明則能謀亦能斷矣世稱
房謀杜斷愚以為不可以詞害意作房不能斷杜不能謀解

三國演義為明季羅貫中所作書中除有意揚蜀抑魏外多屬事實
其間結構穿插點染評論俱有法度誠說部中佳作也余每教子弟
閱看既可多記故實亦可練習文法而或者曰世亦有學其所載縱
橫捭闔鈎心鬥角處用以作傾陷人類之具者果爾則可謂不善讀

此書者羅貫中固不任其咎矣

呂新吾云廢自甘暮氣沈沈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的握拳透爪興奮一時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的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閒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為為必成不自是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真才也至理名言常書之座右以教子弟兼自警焉

余體素羸腦力尤弱十歲時授毛詩十餘句諷誦竟日不能上口先君子雲公乃改由會悟方面施教今日之一知半解皆從庭訓中得來也迨文理稍通記憶力亦較強常讀之書半能舉其要領始知讀書亦不偏重在強記也

余生於光緒七年辛巳今又辛巳忽忽六十歲矣然初不期其能至六十即常與周旋之醫士暨親友亦均不期其能至六十也其間治

療典攝養之經過亦有足述者余童年即患頭痛日在病鄉時城內
醫士咸推王聘之徐友松二先生延王診視斷為心弱投以補心之
藥無效復改延徐則斷為脾弱投以補脾之劑仍無效繼以讀書過
勞不事調攝至十七歲時體益羸弱時見頭昏氣弱盜汗遺精腰膝
酸痛飲食減少等症一日偶於親事家食炙肉一鵝格格不下停於
胃腕攻補俱不敢施群醫束手坐以待斃而已邑南抱龍河潘老先
生世景字溯懷素精岐黃通以事至城延請診視則斷為真陽衰弱
隨投一方為蜜玉竹二小 焦子朮二小 抱木茯神二小 全當歸二小
酒白芍一小 熟地黃三小 淨桑皮二小 西砂頭二小 破故紙一五
分 炙實米二小 金石斛一五 分 畢呈茹一五 分 鮮桂元五 顯為
引水合煎服不計劑數以病愈為度服至七十餘劑而胃隔以愈信

其能標本兼治繼續再服每日一帖連進三百餘劑而元陽大復體
為壯健當時若不過潘則不知作何狀矣真回春妙手也惟診斷為
真陽不足而方中則以補陰為主蓋真陽為水中之火水旺則火自
聚其君臣佐使亦頗具斟酌也

我生不辰中年遭遇備極艱辛大有孟子所謂行拂亂其所為光景
其間伏處閨闈者若干年混跡公務者若干年苦心銜應勞形素贖
年力以衰至四十一二歲時舊病復作再服潘方不甚效而神昏厭
事閱書不能竟十行即頭暈腦脹胃空似餓投以大劑鹿茸龜膠陰
陽兼補亦取效甚微漸至形容枯槁奄奄一息同邑潘伯周先生力
勸入同善社辨道初巫山在民二三年間渝中天恩某某到城創同
善社從事開化親友因余多病率勸入社余因居恆涉獵袁簡齋小

倉山房詩文集暨紀曉嵐閱微草堂兩先生皆素薄修鍊家者字裡
行間不免時露譏笑之意余既先入袁紀理論又兼當時入道者或
故神其說愈致望而却步若恐澆而迨至九年長子克清因應喪中
聯校考試感受暑疫偶爾失血反亟後勢益增劇不得已姑入社以
資休養述所授法頗平實施去吐納導引之說會余正病莫能興
始決應伯周先生之召入社以來幾二十載除盛暑外每日兩丹迄
未稍間竟至宿疾漸除日臻康健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周末
時已開修鍊之門戶秦漢而後代有傳人蓋清心寡欲存養省察乃
自修功夫無他神秘也

余家有舊傳治瘡毒驗方名白油膏治瘡毒潰爛久不收口有提毒
生肌之能年來製備自用暨分贈親友屢見奇效惟未潰者勿用其

法用淨桐油四兩防風白芷各一錢泡一夜去藥渣微火烹油俟沸
用雞卵一枚攪融入油煎極黃去蛋再以極細火鍊油至半炷香久
投黃白蜡各三分用竹麻紙條蘸之綫穿懸有風無日處用時撕油
紙如箸之大小反轉貼之每日一換以愈為度

余少時因病魔束縛中年受環境壓迫以致文章事業毫無成就以
手自搏輒呼負負顧生平以敝帚千金謬叨知己之賞鑒屈指計之
頗不乏人常思仿袁簡齋諸知己詩體例綴韻語以誌不忘而遲遲
未逮茲先列述其人其事於左詩則俟諸異日焉

桂署丹成郡孝廉以清冰宣統元年來長巫山高小校一日偶出昭
君村絕句徵和余步其原韻有任寬傾城誰比妾君王自相六宮妃
之語先生奇賞之稱為絕唱繼復摘錄平昔所作呈請校勘先生矜

寵甚盛墨其後有曰余每聞山水名區必多才士今於足下見之始知巫峰十二固非虛秀也云云其受知如此

陳國霖字鶴皋江津人民國二年作宰巫邑蒙優禮相待遇地方要政輒虛心諮訪去巫後復長愛中聯校命職員徐君葆一持函相邀偶為代擬公牘公閱至扼要處歡躍曰此大手筆也常語諸同事曰譚君非特詩文佳其處事精當尤令人欽佩不置迨分袂時為設祖餞訂蘭交河干送別情致殷殷迄今思之猶感歎難忘也

彭世融字訪陶銅梁人民二同襄慶中校學務短小精幹清談干雲博酒論文無間晨夕酷愛余澹養齋詩稿為製序言督工排印午夜篝燈親司校讐裝訂之役至足感也別後幾三十年未通音問每一檢舊稿猶恍忽當年酒痕灯影投袂起舞時也

吳鴻仁字宅三涪州人以民十九年率巫山兼徵收局局長天性極厚以古循吏自期公餘有暇巡行鄉村親詢民間疾苦而其聲華大者則以戡定神匪擒獲匪酋謝崇德弟兄為尤著有自記巫山神匪始末敘述極詳以征收稅務極關重要囑余督辦凡稍涉冗弱不任事之員雖親屬親友皆罷斥不用遇地方要政輒召與商權重要公牘亦許參酌或請刪易一二語無不曲予採納在巫凡十八閱月而他調迨二十三年署江津時復手書相邀到津後值余久病殊少建白公雖厚意有加然回溯當年有負知己多矣

曹文體字正聲鄰水人以民十九年繼吳公鴻仁作率巫山沈靜寡言老成練達善治訟獄明於聽斷循吳鴻仁之舊囑司徵收局公牘禮意優渥久而愈篤一日商談一要政往復頗久公快然曰老夫予

吾輩固當以師事之在巫凡十七閱月臨去語代者曰譚君人品高尚心地光明不可多得之人才也別後迄今將及十載猶時以手書存問古道隆情洵足愧世之以勢利交者

此外則有張君碧俠王君福全吳君雨春陳君守一聶君達奇等均
以師禮見待或執贄稱弟子余皆遜謝認為望道未見不敢以師自
居然諸君皆卓犖不群一時之選今雖南北睽違尚多時通音問者
碌碌如余何以得此於諸君哉特備錄之以誌衰年知己之感且彰
諸君好賢之德

江津城內卞氏祠堂有太湖石一枚高可隱人備透綴瘦三字之奇
公餘有暇輒往玩賞米顛拜石信非好事者之造言也

醫士龔漸遠余中表弟也嘗與談少年患胃病時服潘溯懷先生藥

方致愈事龔則曰潘國良醫然病人如君亦足多也若他人當此時則服數劑或一二十劑而不效其藥方早擲之字麓矣安見如君之有信心能堅持服七十餘劑而始效三百餘劑而大效乎談教育者謂教學相長君與潘殆近似之子固不得專歸美於醫士也言雖變格亦有至理

曾國藩有云無恆為吾畢生之大恥見家書以文正公人物之偉大對於有恆二字尚自謙自訟如此吾輩根器薄弱去文正遠甚尤宜寸陰尺璧不斷努力計平生自六歲至今五十餘年除有特別事故外無一日不讀書成年後每晚檢點門戶者四十餘年整理家內時鐘不令一刻參錯傳息三十餘年四十以後每日必靜坐一二時亦二十餘年畢生經歷雖注意此點然迄今仍星星兩鬢沒世無稱否

則更不知墮落何似矣可懼也已

壬午秋陳縣長最清命代擬閩專員留別九區父老和詩後偶到志書局與諸同事晤談或命背誦閩徵草堂內棄婦詞余戲口占一絕句云命我作詩復誦詩群相督課如嚴師笑僕白髮蕭蕭日猶是髫髻上學時趣事也亦佳話也

余先曾祖玉佩公由粵西負父骨歸葬事雖傳遠邇姻長魏子唐干丹廷諸耆老嘗津津樂道其詳以為方之古人可以入孝友傳可以入獨行傳邑貢生楊虛谷先君子雲公業師也為作誼孝子事略云誼孝子諱玉佩巫山人父銅為清諸生道咸時有聲黌序間家貧遊幕湘粵洪楊亂起音問梗塞久之竟不悉其遊踪所在矣時孝子年僅十餘貧不能讀從人學雜負販以養母遇粵客輒詳詢水陸途

程立志尊親迨同治六年秋得同邑經商於粵之吳萬和寄函謂銅
元博泊寄殯某寺未附銅書訓孝子遺囑一紙孝子持書號泣痛不
欲生顧粵蜀萬里輪舶未通而孝子困甚事畜外竟無餘資乃日省
衣食又稱貸親友得錢伍拾千徒步赴博泊偕萬和詣殯所啟父骨
篋負以歸計以同治七年正月首途冬月返里其間山川之阻戈鋌
之擾關津盤詰之頻繁與颶風海潮之劇烈孝子卒履險如夷以成
其志精誠所感天相之也同治八年二月卜地於縣北屈家灣先塋
之側而安厝焉孝子負土持鍤哀毀骨立會葬者咸感歎有出涕者
孝子樸質少文與人交言諾必踐光緒二年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五
子孫眾多均能以耕讀世其家至今稱巫山望族焉

張橫渠先生載曰讀書先要會疑可疑而不疑是不曾學學則須疑

又曰學貴心悟守舊無功余讀書無多原不足談疑信然當涉獵載籍時時而心折古人時而反對古人不願為古人之奴隸其箇性則生而已然不庸諱也故區區記述存疑者半焉讀橫渠之言益自信所經硜者不盡妄也

任勞任怨為辦事者之最要條件然余謂任怨難士大夫既能為國家服務未有不知淬礪奮發夙夜匪懈以期事業之成者惟忠而見疑勤而獲譴譏間交乖苦衷莫諒意志士感受嚴重打擊如曾文正之打倒牙齒和血吞李文忠之局外之訾議不知局中之艱難等語當是時也非有至強且毅堅忍不拔之精神勢必心灰望絕廢然而阻梁任公謂人當不為環境之奴隸噫語則易而行殊不易也

春蠶一窠繭賢人一尺書精神留人間蟬蛻歸太虛魯叟何皇皇暮
年心不已退而纂六經亦賴有此耳此袁簡齋偶成詩之一夫聖賢
之異於庸衆人者爭百年不爭一日也吾輩所以營營於目前蓋亦
竊附斯義

夏秋之間治城下江水盛漲甯河入口處遂蓄而為湖為邑八景之
一每當夕陽西下暮靄橫空水綠山青宛如圖畫渡船往來款乃聲
與漁唱樵歌相應和誠我區佳境也余曾擬甯河晚渡五古一首曰
欲瞻神女祠盈盈隔一水水清見鬚眉舟行入鏡裏樵歸晚渡喧日
斜暮煙起榜人笑且呼月上東山矣

癸未春吾邑有修志之役余與周君達舫亮泉饒君憲章蘭枝分任
編纂偶出前詩以質二公咸謂可存且促每景各賦一章俾充篇幅

重建雅意特補擬五古七首並前詩錄入詩鈔茲不贅

巫山縣志之失修自癸巳舊志迄於光緒十九年癸巳迄今已五十年無紀載矣都人士懼老成凋謝而往事之莫詳也輒相與謀議者屢矣壬午陳縣長最清詣巫於整理庶政之餘決意續修縣志召余與周君達舫饒君憲章等籌商辦法余以人材缺乏經費無出深慮不克藏事為詞陳則舉移山填海之故事以相勗且自負籌款責任堅欲貫徹所主張一時邑之紳耆如冉雪峰王叔齡宋淮濱周伯勤等亦以事關文獻聞風興起樂助脩脯各若干凡四閱月而編輯過半焉達舫計編成沿革職官人物各志憲章成山川輿圖各志余亦成藝文(文賦詩詞四目)金石祠墓古蹟禮俗(冠婚喪祭普通風俗歲時習俗四目)諸志其他各目率因各鄉鎮採訪遲到未經脫稿迨陳

去巫後卒以款絀停辦致篝灯呵凍苦心攷訂者竟歸徒勞益以余
三人者皆霜雪盈頭老將就木將來尚不知諸稿之究將誰付也終
必飽蠹鼠委泥沙而已亦極可痛心之事矣

蓮舫憲章二君余摯友也朝夕過從以風雅道義相切劘余之詩文
皆所商訂蓮舫擅長駢文尤精申韓之學一時當道者咸走金帛相
延聘慮不得先游歷川湘聲譽藉甚胡葆生贈詩有好護時政陳同
甫薄有風情杜牧之之句可想見其風度矣憲章好學深思文心極
細長於公牘兼精岐黃服務於地方政學各界者垂四十年近則皆
以年將七十家居休養而耳目聰強神明不衰亦邑中之魯靈光也
先君子雲公渾厚古樸溺苦於學孝友出於天性事祖父能得歡心
依依膝下不離左右者數十年與伯叔父同居終身無間言光緒十

七年辛卯為祖父武當山香願偕舅父周岐山公短衣草履携一僕
肩行李徒步由房縣赴均縣道經洋溪河山勢陡絕溪徑險惡草深
没人野獸晝噪又苦無可問途荒竄其間飢疲困苦備歷艱辛遙達
涉河為大水衝去賴僕搶救幸得出險凡兩月餘始憔悴以歸面目
黧黑祖父初見之幾不相識持其手而泣所以慰藉之者良厚先君
之言曰武當山高出雲表氣局雄偉一臨絕頂觀其山水之明秀林
木之蔥鬱使人頽襟頓滌起出世思想山頂金殿外玉宇瓊樓鱗次
櫺比風清月明之夕各院道流咸聚而吹簫淒清動魄響徹雲漢如
維氏山頭聽王子喬吹笙幾不復憶此身之猶在人間也

余雖不喜綴聯語以邊幅過窄殊難得愜心之作然遇人有佳聯又
未嘗不酷愛之猶憶民十三年十月郵局劉局長在邑中續絃縣長

杜牧三遺之聯曰梅從驛使傳春信人到天台訪舊踪思致幽雋取徑獨別誠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余達人輒誦之

縣志停辦余於所編藝文志摘錄二則禮俗志錄四則以質閱者藝文內神女攷書後范守道神女攷引集仙錄云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瑤姬受煉神飛化之道常東海遊還過巫山流連久之時大禹理河駐山下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勅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神書命其神匠某某助禹斷石疏波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余廷勳神女記引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為神女建廟以祀凡所云云皆荒忽茫昧人異其詞與女媧氏鍊石補天聚蘆灰止洪水等事相類帶有近世史學家所謂神話時代色彩夫神女在巫古人既神之吾輩亦從而神之可矣固不必於不能

攷者而強為之攷為之解斤斤焉辨得失於烏有子虛也當茲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民智大開凡所紀載尤宜實事求是屏除神怪用以起觀感定民志是篇仍存其文不論其事亦編者區區之微意也

神女賦書後高唐賦謂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等語是遊高唐夢神女乃楚先王非襄王矣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果夢與神女遇等語是遊雲夢夢神女乃宋玉仍非襄王亦有別本載神女賦謂係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者總之此兩賦同為宋玉一人所作而遊各異地夢各異人竟歧出如兩手焉文人綺語固不足為典要也

禮俗喪祭內一則凡城居人民恆於亡人既亡之三日晚間由亡人

子婦等群著素服至城隍東嶽兩廟祀神親友咸提燈序行前導因
遍遊城內外謂為燒更紙

歲時習俗內二則立春前一日迎春為春牛芒神像照頌定時憲書
於牛身塗以雜色為芒神裝飾衣履邑宰盛設儀仗乘顯轎至東郊
行迎春禮是日四鄉農人爭到城聚觀察牛身顏色芒人衣飾以占
歲之豐歉邑中小兒之未出痘者其父母則以線穿大豆若干顆俟
春牛經過時掛於牛角將小兒由牛腹下鑽過謂之鑽春以為小兒
痘瘡由牛帶去可減輕出痘危險也

清明日城隍出府儀仗整肅略扮鬼卒信士多薰檀香捧鑪前導狀
極誠敬至東郊厲壇後復迴歷城市以歸兩旁居民咸焚香以祀城
鄉幼孩或因病許願者則製紙枷帶童項隨神出入示為兒童懺悔

祈福之意五月二十七六月初六十月初一等日兒童帶枷亦如清明

普通風俗內一則社會風俗醇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率以不通慶弔為戒孝子悌弟恆為鄉里所崇敬婦女尤端謹族巫官商咸以全縣無娼妓相敬羨稱為全川風俗之最美者尊重讀書人以故培植子弟不惜金錢家中少讀書人則群以為恥不僅滿清時羨科第為然也按上列燒更紙鑽春帶枷全縣無娼妓皆吾邑特有風俗故摘錄於筆記中年來迎春之禮既廢而城中廟宇亦多被敵機炸燬燒更紙鑽春兩俗已不復存在矣

九區曾專員德威賜寄澹養齋詩鈔序余復書云奉到大作義吐光芒詞成廉鏐其落漾繁紆處實擷歐曾之腴焚香誦讀形骸俱往世

壽生性樸拙不諧於俗即偶有詠歌亦不過蟲吟蟬噪自適其天不謂我公竟相賞於牝黃牡驪之外獎飾之餘更賜序文繼深井之珠而升之白晝之庭七十衰年非常知己果何修而得此耶間嘗謂當世學者多醉心歐化忘厥本來以致馳逐功利人欲橫決一遇恬淡古樸者參伍其間不目之為迂酸輒嗤之為怪物無惑乎人心風俗之日趨澆漓竟如此其甚也我公以悲天憫人之懷布探本窮源之政仁言悱惻切中肯綮其大有造於下東者乃國家人民之福利又豈僅世壽一人之知己已哉惟情殷借寇俾得久道化成則學道愛人之君子其聲教所流播必有較尋常大僚相去什百者國步艱難跼予望之矣

張君運身敏而好學書法秀整對余詩文推許過當值其母夫人壽

辰巳人進麻姑憚囑余為之跋曰癸未某月日為張府馮太夫人七十壽展某等以為儲休啟祐所以享此遐齡者必非無因思製朱屏而文以張之哲嗣述身先生堅以國難為辭無以將意乃畫麻姑像祝長生值茲勝利在望矧者國慶家慶行並舉也歡騰之餘謹誌以俟之

孟子之三自反為聖賢忠恕工夫在當時必實有其人其事故言之歷歷如此三反之後橫逆依然孟子亦惟言之為禽獸作一種無可奈何語人類之不齊雖聖賢亦有窮於應付之時吁可慨也已

謝梅莊先生名濟世在清世宗時因事遣戍其初至軍前也與姚中允三辰陳御史學海偕謁將軍閱儀節或告曰三叩首二子凄然公怡然曰此戍卒見將軍禮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免禮呼先生賜

坐賜茶出二子怡然公夷然曰此將軍待廢官非將軍待我也曰然則子為誰曰我自有我在焉乎梅莊此言令人於群言淆亂隨波逐流之環境中卓然有以自立鄭板橋謂學者須自出眼孔自豎脊骨讀書亦與此意互相發明也

國朝先正事略續編贊曾文正謂老成謀國計出萬全而曾國荃攻金陵時上文正書則謂顧不可求萬全語出兩歧余按處常宜求萬全處變則必兼有冒險性又不專以細密妥慎見長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氣節功名足以相稱近代如曾在李胡皆一代文豪然其軍事政治之發皇亦互相輝映並垂不朽袁簡齋謂有所餘於文之外方能有所立於文之中顧不得以僅知咬文嚼字者遂可冒文人之目也

國朝先正事略例言有曰袁簡齋陳恪勤等傳中多舛誤彭尺木嘗遺書諍之邵青門所作閩典史傳魏默深亦嘗辨之蓋文人氣習多不暇覈實也是編博觀而慎取之不敢沿訛以誤後人余所記載皆力求覈實屏除文人浮華氣習李次青博觀慎取之言可謂先得我心矣

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余也傷年華之老大痛國難之日深每當酒酣耳熱未嘗不舉魏武此詞慷慨悲歌如王敦之擊斃唾壺也

年來政學各界如蘇竹勳彭維新熊宗弼蕭銳師祥銳諸君皆有從余討論詩古文之請值此大戰方酣人競黷武之時諸君乃欲究心我國有文化以保國粹洵可謂高視闊步別具眼光者惜余衰慵無

似學殖荒落殊無以饗諸君之望倘假我數年重覩昇平得與諸君聚首一堂研究我周秦以來之學術思想以蔚為文章則亦生平之第一快事矣惟不知彼蒼之肯留客否也一笑

甲申秋初淫雨兼旬令人悶損幸靜坐工夫未或稍閒眠食如恆步履亦健讀書習字不改其常八月朔日忽得晚晴遂約同老友蓮舫憲章泛舟甯河藉資遊眺水清而活晚霞成彩紅樹青山鮮豔奪目李思訓之金碧山水無以加也數聲欸乃容與其間極蕭然物外之致迥與盡歸來已萬家燈火矣夫人生亦膠膠擾擾耳誰復知及時行樂者古人桃李園之宴赤壁之遊蓋皆同此感想與

胡縣長昭華湖北大冶人以民國三十三年秋來長巫山學識優裕廉幹明決到任未久庶政一新所著新縣治概論攷證精核條理詳

明於論政處而智識見焉於敘述處而文章亦見焉洵屬不可多得之作品九月杪函促續修縣志俾竟全功余復書云昨奉手教稱謂之謙獎飾之過雖誦迴環益我慚汗世壽上年蒙曾專員之拂拭對拙作澹養齋詩鈔寄賜序文近復叨我公盛譽不啻若自其口出古謂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况二公皆政治領道又復託在僻壤者耶曲踊三百屨為之穿月來一般老友謬謂封非可採矜金將拙作詩稿與筆記之已印未印者都為一冊重付石印業已開始工作一俟裝訂成書即行奉呈再得大君子一言之評定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則尤所榮幸無暨者矣縣志既蒙提挈擬仍請召集邑紳會議一次藉促進行西風滿天秋雄珍攝不備

曾文正謂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

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第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綫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太粗跡不可太密也云云年來余於古文時加研討略識門徑願心知其意而不能言其所以讀文正所提示誠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快何如之

余之詩文構思至為遲鈍每於一字一語之推敲往往徹夜不寐至機勢一觸又時有沛然莫禦之象雖至疲勞及睡夢中亦必亟起而錄之若稍縱即逝者初以為余一人之箇性有然耳及讀曾文正日記謂昔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遂闌筆不復為詩今試一為之又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機軸太生成之艱辛耶又謂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味趣為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為四

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彖詞爻詞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為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詞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為知言云云此種境界非過來人不能言之親切一至於此

人性皆善習則異焉習之於人大矣哉常見有美質青年可與入德而習染不良竟終身墮落紀曉嵐家書謂青年子弟應嚴禁看淫書近匪人防微杜漸用心深遠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為父兄者可不慎與

昔年曾見古印章文曰好學忘老存心對天行樂一世傳名千年余最愛其措詞古雅而意味深長雖不能至輒心嚮往之

跋

是集為吾友星甫先生詩古文先生名世壽號星輝晚號星甫澹養其齋名也幼穎異博學強識年未弱冠間為詩歌即悲憤感慨不愧於古作者近則學養益醇雖當國難嚴重干戈相尋先生仍鉛槧時親吟誦不輟論文尤精審穿穴詣微如魯公作書力透紙背而虛懷若谷每構成詩文輒召蓮舫與余決去取或至削改再三必俟稱善而後已有容乃大信其沈浸於此事者深矣夫我巫山水奇稱天下以十二峯之磅礴秀挺知必有奇人碩士降生其間顧數百年先達甚少事業文章之表襮其故何耶先生獨能窮經學古著述滿家屹然為蜀東傳人殆河嶽英靈鬱久必發有不能終閤者與乃論者甄以先生之不顯於時絀於事功為先生惜實則立功立言並稱不朽

似不必規規焉以彼易此之為快也澹養齋詩鈔與筆記久已先後
印行因索取者夥不克徧給乃商請先生取前稿加以校訂合近年
所續編者都為一冊重付手民藉餉讀者於事之既竣而略述其緣
起如此其出資襄事者為周君伯勤繕正者為成君蓮貴校對者為
黃君仲欽也例得附書巫山饒蘭枝跋

1

016467